

青 年 週 報

版出日九月七年七十二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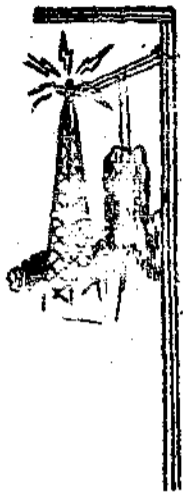
號九十九第字C證記登處務警界租共公海上

第 十 八 期

料

節約之必要與辦法.....	唐慶增
畢業與職業.....	犁耕
管制外匯的前前後後.....	育之
濟國間諜(新書介紹).....	K.
枯坐散錄片片.....	達年
——我的話和他的話——	
足球賽(留美特寫之十).....	張文昌
水城種種(歐遊雜記).....	詹文滂
一個教師所說的故事(短篇小說).....	朱生豪
犯罪的都市(瀛海珍聞).....	微知
作文批改.....	胡山源
生產和浪費對於國計民生的關係.....	陸鳳池
讀者園地	
一個青年的自述.....	雪夫
求學.....	李志梓
魯迅買藥(中國作家日記譯之二).....	S. L. Chow
時事選讀.....	K. I.
Peacemakers Are Not Welcome	
Refugees Returning to Canton	
Chinese Confident In Dollar	
Clearing Hankow Proves Difficult	

館書印代現者刷印 局書界世售經總 濟文處者行發 源山胡 濟文處者總編
 號轉傳不許允經非字文報本 費郵運均角四元二年全 角三元一年半 分五冊每 版用六期星年社



節約之必要與辦法

唐慶增

節儉本為國人數千年來之美德。近來都市生活，日趨奢華，實為一種社會病態，論者謂我國以十六七世紀之生產，應付二十世紀之消費，確係實在情形。自表面上觀之，節約似屬於消極及保守性質，其實節省消費即等於增加生產，二者初無不同，西諺所謂：「節省一分錢，即賺得一分錢，」雖係淺顯，實屬至理名言。此義了解甚易，而實行則甚難，古人所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要亦為經驗之談也。

我國現時最大之病根為貧困，故節約為對症發藥之舉，故新生活運動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皆特別注重於節約。蓋國民之財力有限，多耗費一分，即減少一分力量，滬上行將發起節約運動，而青年週報更擬竭力作文字上之鼓吹，其造福社會，殊非淺鮮也。

以消費與生產比較，似乎生產難而消費易，其實殊不盡然；消費雖屬尋常，但欲求其合理化，則非人人可能，故西洋各國學者，認消費為一種技術，又認教育科目，應特別列入消費教育一門。可知消費亦須學習，決非恣意揮霍，始能稱之謂適當之消費也。

在經濟學中，所謂奢侈，乃指過度之消費而言。但所謂過度者，甚難將界限分明；

蓋生活之奢侈與否，須視時代環境及個人地位而定。例如在中古時代公認為奢侈之物品，至近代或成為必需品，對於某甲為生活必需品，對於某乙成為奢侈品，但國家遭遇非常時期，則平時之標準，不能適用，有一大半生活必需品，應作為奢侈品看待。且個人更不應再講求身份，不論各人之環境如何，皆應力求撙節。

在非常時期中，吾人不能不講求節約，其理由有四：（一）就國家方面言之，天下生財，祇有此數，浪費足以減少國內之資源物，如人人能夠節約，即等於添出若干資源與物力。（二）就社會方面言之，一部份人民浪費，結果可使物價漲高，一般民衆，將因此少數人之浪費，而感受莫大之困難。（三）就個人方面言之，則無論貧富，若任意浪費，不知節約，目前或可維持，將來恐難乎為繼。（四）就道德方面言之，浪費則近於暴殄天物，有違昔人「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之古訓。且現時國內大部份人民，均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浪費違背人類之同情原則。

節約之重要，既如上述，然則其方法如何？余以為下列各法，簡而易行，大可一試：（一）時時反省工夫，擇平日浪費之處，

隨時記錄，繼之以百屈不撓之精神，矢志避之，節約如能養成習慣，則不致恢復舊觀矣。（二）除本人竭力撙節外，更須竭力勸導親友，俾收普遍宣傳之效，如能聯合友人共同遵收若干信條，尤佳，如從前儉德儲蓄會施行之辦法，大可做行。（三）消費之萬萬不能減少者，可設法改變其質及量，譬如衣食住行，無可減縮，如能使用次一級之物品，不求其講究，即符合節約之原則矣。（四）平常可時常流覽關於節約之格言文字，作為警惕，如能時時警告自己，一念及大多數民衆顛沛流離之慘狀，則可憬然自悟矣。

編者的話

等到本期週報和讀者見面時，偉大的抗戰紀念日已過去兩天了；我們會提出節約的題目，來紀念這偉大的紀念日的一週紀念，我們希望讀者諸君，都能認真做去，達到我們最後勝利的目標。本期中唐慶增先生又提出節約的具體辦法，唐先生在病中替我們寫好這篇文章，我們都該十分感激。

育之先生在浙江興業銀行經濟研究所服務多年，現在替我們寫成統制外匯的前前後後，內容充實，文筆清俊，務請詳細一讀。我們還在約他再寫幾篇關於這一類實際知識的文字。達年先生的片片，我最欣賞它的「親切」之感，我認為這種「親切」之感，實是一篇文字的靈魂。



畢業與職業

犁耕

畢業，是一件喜事！一張文憑到手，就快活得什麼似的，但是試問你去拿文憑果腹麼？拿文憑照耀揚氣麼？文憑也許是畢業的證據，但畢了「業」怎樣？人家會把飯送上你嘴巴邊麼？朋友！何必這般起勁？

「業」是什麼？古人刻木爲鋸齒，用來記數之物，記一天所做之事。一事畢，就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此謂之修業。現代人引伸出來，說凡事皆曰業，事重在求學，所以說學業；事重在職務，就說職業。現在專事於求學者告一段落，於是就說畢業；那末，畢業又有什麼了不起呢？

求學無止境，誰都知道；既無止境，則那能畢，畢了一個段落，可以說；畢了學業，這到底不成話呀！那末，雖則一個段落告畢，但唯因無止，所以又是一個段落的開始；而且，一步進一步，前一個段落是後一個段落的根底；完畢了前一個段落要準備加進後一個段落的求學。那末，畢了豈能認爲讀書已經讀好了？畢業，是另一個讀書階段的開始呀。

有力量從中學而大學，從大學而留學，固然是繼續求學；即使脫離了純粹的學校生活，投身在職業界中，那又何嘗不在求學？

不過範圍擴大了，不單要理論的研究，而且更要理論的實踐；書本和實事接近，人和現實也鎔之於一爐了。換句話說，學業和職業是打成一片了。所以，學業和職業既然分開，那畢業與職業又何能分開呢？

有人以爲繼續求學，可以不問職業，更不需去找職業了。但人生存在社會上，事有種種多樣；學業是事，職務也是事，沒有人一輩子祇在學校裏讀書而可以沒有職業的。終有一天，他必須有職業，然後才能延長他的生命，繼續他的學業。

有人畢業了要找職業，但事實上他祇是抬頭望着，等候着職業的到來，而不去追求職業。有的想到追求職業，但並不是自己去追求，而去託人推薦，挖人說項。有的想到自己去追求，但祇用吹牛拍馬傾軋鑽營去追求，而不是憑真實的本領去追求。

職業是什麼？是謀生的事，是替社會服務償還被社會服務的債，是延長你的生命去多多替社會服務的事。這種事是艱巨的工作，是困苦的工作，而且還是隱藏着的工作。表面上它是到處都是，但實際上都環繞的包圍的，它擺在你的眼前，但掛在遠遠的高處。它又不是被地心吸力可以吸下的熱了的

蘋果，你不去追求，怎麼成？

職業是什麼？是顯出自己力量的事，是磨練你力量的工作，是緊跟着學業的實踐。這種工作，靠的只有自己，得益的也只有自己。埋頭工作，鍛鍊力量，固然辛苦；但由職業而溫飽作業者，也夠幸福。而且職業是屬於你自己的，職業要自己去求，也要你自己去發展；這和吃飯一樣地祇有你自己去吃才會飽你自己的肚皮，單是靠他人的「牌頭」，怎麼成？即使幸而有職，倘你沒有力量去消化吃下的飯，那還是把握不住那好飯碗的；不自己追求有什麼用？

職業又是什麼？澈底說一句，還不是爲了人類大眾的幸福？我人受前人之造福而有現在文明的生活，就應該爲後代創造更進的幸福；倘使沒有特殊的本領，則何能談得上創造？倘使沒有自己真實的本領，則即使有了職業，還是發揮不出職業的真義和效用，那有什麼用？何況大時代已經展開了，不正當的吹牛拍馬的鑽營，都要沒落了毀滅了！以後硬碰硬的，祇有自己的才能，那還爲什麼徒然的浪費自己的精力？

追求職業而憑自己真實本領的人，才懂得了畢業的真義，認定學無止境而努力工作的人，才會發揮職業的目的。畢業沒有什麼了不起；就是追求到了職業，那還有許多造福人羣的無限工作要做，無限的前程等你自己去開發，也有什麼了不起呢？



統制外匯的前前後後

育之

自法幣政策施行以來，我國外匯市場，極見穩定，即法幣的外幣價格，始終站在法定的比例，沒有過度的漲落，歷經風波，初未動搖。法幣對外幣價格的穩定，即為法幣本身價值的穩定；法幣本身價值的穩定，即為整個中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故法幣對英鎊的匯價一先令二便士半，及美金的三十元，政府不惜以任何代價，極力維持，以昭大信。即在中日戰事開始以後，有一部份聰明的「先知先覺」，覺得法幣不能再玩，防患未然，競購外匯；同時又因為我國的金融市場，情形複雜，外匯的投機操縱，無法遏制。雙管齊下，進攻壓迫，外匯需要轉般，資金逃避，日見嚴重；而政府對於外匯市場，除囑令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供給外匯，維持匯價外，不採取任何直接干涉政策。

華北的所謂「聯合準備銀行」，成立以後，發行鈔票，確定了金融設施的步驟，對於法幣政策，開始進攻的姿態。前華北各省銀行所發行的鈔票，限在三個月後停止施用；法幣則在一年之後，停止流通。在這個期間之內，由「聯合準備銀行」發行鈔票，逐漸收回流通市面的法幣，藉向我國中央銀行購買外匯，削弱法幣的外匯準備金，以達到顛覆法幣政策的目的。法幣在華北的流通數量，

約三萬萬元，數目不可算小，所以對於外匯的壓力，也相當的重大。

法幣雖經規定不能兌換現銀，然對於購買外匯，初無嚴峻的限制。法幣仍是一種可以兌換的貨幣，兌換外匯。但現在外匯所受的壓力，相當嚴重，如仍維持「可以兌換」的條件，整個法幣的外匯準備金，將大受威脅，前途堪慮，政府不應該再聽其自然，以貽伊戚，立刻採取斷然的干涉政策，法幣遂搖身一變，而成爲有限制可以兌換的貨幣了。

統制外匯的先決條件，須先辦到外匯的供給與要求，由一個中央機關來管理調整，較易收效。故在三月十四那天，漢口頒佈了統制外匯的辦法三種，即指定「中央銀行總行，爲唯一供給外匯的銀行。各銀行因正當用途，於收付相抵之後，倘仍缺外匯頭項的時候，即可填具申請書，送達中央銀行總行，請領外匯。中央銀行得斟酌情形，審察市面的需要，核准供給外匯的數量，按照法定的行情出售。外匯的供給，原由政府所在地的中央銀行擔任之；但爲事實上便利起見，另在香港設通訊處，以司承轉。各申請銀行，須依照規定的格式，填具申請書，至遲於每星期四十時以前，送達中央銀行或香港通訊處。中央銀行即於次日簽復各申請銀行，

供給外匯。這次申請的辦法，有一特殊之點，即在申請銀行，購得外匯後，中央銀行或香港通訊處，得向索外匯用途清單，以便稽核，並沒有規定外匯用途清單，須與外匯申請書，同時遞交中央銀行，以便事先審核用途，施行嚴格的統制。

自申請辦法規定後，各銀行即奉命遵辦，在每週星期三以前，預匡一週內所需要的外匯，向漢口中央銀行，或香港通訊處，申請外匯。第一週內各外商銀行匯豐花旗等十四家，共申請英金五七二，〇〇〇鎊，美金五〇〇，〇〇〇元。美金以五元等於一鎊，申請總額，約共英金六七二，〇〇〇鎊。連同其他方面的申請總額，約五〇〇，〇〇〇鎊，兩共一百萬鎊餘，數目似誇大。政府對於上述各外商銀行的申請額六七二，〇〇〇鎊，批准四三二，〇〇〇鎊，佔百分之六十四。第二週各外商銀行的申請額，即激增至英金一，一九四，五〇〇鎊，批准額爲四一〇，五〇〇鎊，約佔申請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七，較上週遞減約百分之二十七左右。繼時外匯市價，暗盤奇緊，惟匯豐銀行的外匯掛牌，仍見平定，與中央銀行的法定市價，相差尙微。

外匯申請辦法，實行以後，外商各銀行所認爲最不满意的，即是中央銀行，對於申請數額的批准，核減過兇。例如在第一二週中的申請額，除匯豐銀行一家，申請十五萬

鎊，照數核准外，其餘各銀行的申請額，均有核減。若有利銀行，在第一週中，申請六萬鎊，批准了二萬五千鎊；第二週中申請十二萬五千鎊，僅批准了二萬鎊。爲數過微，殊不足應付合法的需要，故即採取冷淡的態度，決定在三月底，聲明去年夏季與我中央政府所訂立的紳士協定，暫時宣告取銷；換句話說：即今後對於法幣的價格，暫時停止協助維持。

就事實來講，外匯申請額的批准，大打折扣，對於外商銀行及進口商人，確亦有困難不便之處。譬如進口商人，向國外定貨價值一萬鎊，委託銀行代爲申請，銀行因爲批准額減少，進口商人所應得的外匯，當然亦

因爲銀行按照比例攤派而減少，進口商人勢必以較高的價格，收購所缺的外匯頭額，備付貨款。

德國間諜 (新書介紹)

德國間諜的神秘，是舉世聞名的。他們的訓練，佈置，機警，固然處處使人見了嘆服；他們的冒險，犧牲，成功，尤其令人驚心動魄，毛骨悚然！

世界書局最近出版德國間諜一書，是歐戰時一個極重要的德國間諜的自述，情節離奇突兀，譯筆輕鬆可誦，不僅可以用來消閒，且可得到一點間諜實際工作的知識，茲節引一段於後，藉窺該書一斑：

我坐在珠拉的桌子旁，寫下了我的報告

提供現金，以示事實上的限制。

然而外匯市價，始終在驚風駭浪之中。中央銀行的掛牌，雖仍屹然未動，但是匯豐銀行的掛牌，却日趨夜緊，最低時英金曾至八便士二五，美金至一七元。而中央銀行每週照法定行情，核准供給之數，總在二十萬鎊左右，約需損失法幣二百餘萬元。這樣的繼續下去，前途未免太危險了，所以最近在六月上旬，又規定了申請外匯，同時須提交進口貨物證明書；另外又規定了六十五種非必需品，一律拒絕進口。利用統制貿易輔助，抑制外匯市場的波濤。近來外匯市價，稍見穩定，確已收到相當的功效了。

K.

，馬上把他編成根據聖經中某章(用日期代表)的普來費密碼。

「很好，我已經預備好了。你有什么好方法？」我這樣問。

「就是這樣，」她回答說。「首先我們得要一點隱形墨水。」

「天呀！」我批評着說。「當然，你不會

蠢到去帶着隱形墨水的！到現在你應該知道假使有人提出你帶着這種墨水，你就不能活命了。」

「但是這是一樣是我所大爲反對的，」我辯論着說。「即使我們得到這種墨水，我們

還得把它寫到紙上去。他們在邊境上要試驗隱形墨水的這點你總知道。」

「不是把它寫在紙上的，」她堅決地說。「是把它寫在我的背上。」

她毫不遲疑地交叉着雙臂膀，把她的絨線外套拉到了她頭上。然後把身子輕輕一扭就從她所穿那條裙子頂部滑了出來，只剩下胸衣和襯衫了。就是這些東西也都脫去，從腰部以上已裸着了；幾個月以前珠拉叫她換短褲時她還張大了眼睛表示驚恐的樣子，真叫人不信這個人就是那個胆小的瑞士女郎。

同時我是很高興的。像她現在那種泰然，勇敢的樣子已很可以叫我放心託她任何事情了。她不慌不忙從她那手提皮包探索一下，拿出一根編物針來。在這根針的一端有一個很小的球狀物。她就將這根骨針交給我。「把這個當作筆用，」她說。「把它放在浸着我那隻機子的水中，把你的報告寫在我背上。」

這真使我不勝驚奇。這樣的方法在我就連聽也還是初次聽到的。我已說過，在歐戰當中我總是避免去用隱形墨水的。隱形墨水難免是間諜的陷穽。一個間諜也許很可以送出十幾次用隱形墨水寫成的情報而不被覺察；但是真正的困難就在他的應用隱形墨水一經查出，那末即此一點證據，就可以送他的命了。況且，無論那一種隱形墨水都不是絕對的。在歐戰期間，聰明的德國化學家層

出不窮地發明許多新的墨水，但協約國方面的化學家，也常常同樣聰明地發明許多新鮮的試藥以顯露種種隱形墨水。

關於應用隱形墨水方面，還有一點也是為許多間諜所忽略的，所以因此而送命的也不止一人；這就是不能在用隱形墨水時用尋常的鋼筆。即使你用一支尋常的鋼筆，把它浸在清水裏，就用它來寫字，也只要用碘液一洗，則你的筆跡就完全顯露出來了；這也是精明的檢查者所常用的方法。當你用尋常鋼筆來寫字時，當然你的筆尖會磨擦着紙面，雖然這種磨擦是非常輕微，是肉眼所看不到的，但在顯微鏡底下就會看出可疑的地方來，故用碘液一試就清清楚楚地顯出來了。因此，如有一個間諜要用隱形墨水，他就常常帶着有特別筆尖的筆——用玻璃做成的小小的球狀物當筆尖。用這樣的東西寫信就不會擦傷紙面了，所以除非有人把這封信特別用適當的試藥來試驗，是不會在紙面上看出什麼可疑的地方的。但假使這封信沒有引人起疑，這球形筆尖的鋼筆只有一種用處。因此，假使有人被提出帶着這種筆，這個人就是間諜無疑了。在英國槍斃的三個間諜，完全就是帶着這種不幸的東西而送了他們的性命。

但在這樣一種靈巧的方法之前，當然我對應用隱形墨水的一切反對都打消了。我用

編針的一端在那浸着機子的半杯水裏沾一下，把我的報告寫在這女人的背上，差不多整個背部都給我寫滿了，我一直寫到她的腰部。當我寫好了最後一字，第一個字已經乾了。

「但你能確定這樣完全可以看得出嗎？」我對她這樣說。

「當然。當一受到熱，就會顯出來了。」她回答說。「請你試試看。把煤氣燈開起來看看有些什麼。」

這時候我的筆跡已經完全乾了，自然在這女人的背上沒有一點會引起那些嚴格的女稽查的懷疑。當珠拉把煤氣燈開亮以前，那個女郎就坐在地氈上把背部朝着燈光。過了兩分鐘，像變戲法似的，所有我用心寫上的字母與數字，就在這女郎的背部顯露出來了。先是淡褐色，然後就成深褐色了，字跡很清楚。這簡直是套很有趣的玩意兒，珠拉和我都坐下來高聲大笑了。然後這女郎就轉過身去讓背部涼一點，把字跡仍舊隱起來。的確，在五分鐘以內所有我的字跡完全不見了。

她很小心地穿上她的襯衣。這就使我發出了一種疑問：這件襯衫不會擦掉那種墨水嗎？她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只要她背部不擦動得太厲害，這報告就不會擦去的。她的唯一的困難就是長距離的火車旅行，恐怕她的背部會和座位上靠背磨擦得太厲害。但她大部分的途程都坐頭等臥車，可以小心躺着

；而且她指給我們看，她還穿一件很高的胸衣把背部的一半包圍了起來，這樣就可以直接擦到她的肉體了。

在她走後，珠拉和我忽斷忽續地笑了一個多鐘頭。即在現在，每當我像那時一樣的不快樂和生活乏味時，我想到這一件事也會笑出來的。大概這封信可說是出類拔萃了。

你想，用一根編針在一個很可愛的女郎的一絲不掛的背上寫出來的信是多麼有價值呀！我想這一方法在全部的問題中可算獨特的吧。我告訴那個女郎，要她留心無論如何不要說出去，我不相信其他任何人也在用這個方法。

說來真有趣，我的報告已安然送到了；

收到這一報告而把它交給湯夫干的那個情報員，對於這一傳遞情報的方法也正像我一樣感到驚奇。湯夫干馬上就把我關於佛蘭德那一部分的嚴重的地雷活動的警告交給了有關的軍事當局。奇怪得很，我的消息在同一星期以內，就在一種奇異的情形之下證實了。

枯坐散錄片片

達年

第六片——他的話和我的話

同事某君，和我在同一的辦事室內，唔對了十六年。他那態度的謹嚴，辦事的勤奮，十六年如一日，幾乎不像是被雇傭着給別人辦事；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遵守辦事時間的精神；無論大雨大雪，只要辦事時間一到，座位上總有他這麼一個矮端端的身體；每逢天色晦暗，預示陣雨將臨的散值前五六分鐘，別人依次提前作鳥獸散了，他仍是正襟危坐，埋頭整理他的所謂公事，必需鈴聲了當，他才慢吞吞的站起身來回家。這位某君，雖然隸屬在我的部課之下，我做了他的「上司」，但慚愧得很！對於辦事的精神，我實在不及他。所以，我有時暗地裏冥想：如果我有資本開工廠或商店，我希望也有這樣一位辦事員。

去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戰事發生，我們的公司因營業清淡，大事緊縮，於本年初把工廠和辦事處全部停辦，我們二百多的辦事員和一千多的工人，全都失了業，只領得些微的津貼，算作「維持費」，且是有期限的，不久也將滿期了。這位矮端端的，在公司裏貢獻了他十六年寶貴光陰的辦事員，當然和別人一樣，也失業了，以後的生活完全沒有保障。他因為我是他的「上司」，時常來探望我，希望從我的口裏得到若干關於公司方面的消息，例如，何日可以復工之類，於是我們間就交談了許多話。當然，這位忠厚老實人，感於生活之脅迫，不免也發了許多牢騷；但是誇張他平素辦事成績的話，一句也不提。我覺得他和我兩人間，撇去所謂「公事

面孔」的談話，覺得很有意思，因為這些話，他平時在辦公室裏是不說的。我現在把他和他的應對之談，大致摘錄一點兒給諸位看看。

他的話：公司這次停業，實在不應該！他既肯支出半額薪水給我們，算作維持費，那麼，支半薪，作半天工，不是很好嗎？在公司也不致白耗了錢，無工作成績，在同人也總算職位保住，心情安定了。大家互諒，苦度這難關！

我的話：或許公司當局的算盤，並不這樣。因為雖說做半天工，工料整本，為數尚是可觀，而造出來的貨物，現在無處推銷，還是不能「變現」。不如留貯些紙張，油墨等類的原料，倒值錢哩！

他的話：聽說，在華南方面，書的銷路

還好；而我們的公司在香港的分廠印件很忙，也相當賺了些錢；再說，我們公司的產業，在這次戰亂中又並沒遭受重大的損害。所以，公司實在沒有全部停業的必要。

我的話：大家都是這樣說。但我想，公司當局，或許是要保全實力吧！

他的話：戰事初起，公司不許職工告假，說是應該與公司共存亡，如今他們都署已定，便把職工解散，不肯和我們共了，只圖自保實力，未免太說不過去了！

我的話：粗粗看起來，你這憤慨也是當然的。但我想，我們的公司當局，照他們平時的言行看來，不致於這般自私，一定有些不可告人的困難。他們甘願發給半薪作維持費，就可表示並無把平時忠誠服務的職工一脚踢開。

他的話：維持費是有期限的啊！眼睛一睜，就要滿期；滿期了，叫我們怎樣過活！在平時，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我們也不能一定要這個公司養我們一輩子！但現在情形不同。像我，平時只知忠誠奉公，公司大致不會歇掉我，所以不告假，沒有時間出去交際。現在人頭不熟，要找一個職業，談何容易！深悔當初不跨兩頭馬，不必在一處專誠做事，現在倒有辦法了！

我的話：這的確是困難！但有些不法的僥倖，我們似乎不應該模倣。

他的話：公司由二百萬元的資本，因為

資產增加，增為四百萬元，雖說由於當局主持得法，但未始非職工們血汗之所積。股東平空增資，職工們應得的獎勵金，股東會上已經通過，照理去年就應該發給的，到如今還不發出來，這個，公司也太說不過去了。

我的話：關於這事，提起的人很多！我也作如此想。但我想，公司所增的，是資產，不是現款。現在的情況下，要搜集一筆鉅大的現款，似乎也不是容易的事。這大概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他的話：我想，這事對於公司，並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他是不肯體恤職工的窘况就是了。否則，公司因在順勢時代，多餘了一百多萬資產，現在達到逆境，職工窘迫，股東們正應該吐出一半的「增資」來，維持職工，也不為過。因為那「增資」，就是職工們血汗之累積啊！他們只知自保實力，不顧職工死活，如此而已。（他的態度漸漸憤激了）並且，聽別人傳說，我們的公司當局會對香港廠的工人說過，要招募一千個工人是容易的，一呼即來，要一千條狗，才困難哩！這，這，真是豈有此理！

我的話：你說話的範圍太大了，無成例可援，我也沒法回答你。至於傳聞的話，我想，我們的公司當局，也算比較開明的，決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你也並不親聞，我連傳說也沒有聽到。即使有所傳聞過來，你能保證這傳聞是確的嗎？

他的話：在上海的幾個高級職員，還由公司出錢，開了大旅館的房間，對付職工向公司的請願哩，你知道不？有些工頭，公司出了高價，叫他們出來離開職工的請願運動；而這些工頭，在十年前正是工會的健將，如今做了工頭了，面目就兩樣！人這東西，真是最下賤的了！

我的話：這事，我聽別人說起過，但沒有去拜訪，所以並未目睹。或許，這裏面有一點兒誤會。例如，公司要設臨時辦事處，以便集會談話，對付職工。因需地位僻靜，不得不選擇較為高貴的旅舍，也是事理之常，不足講議的。至於那工頭，因地位關係，要保持職位，公司叫他向職工疏解，他不得不遵命而行，也是人情之常。這些，都是立場不同，所以觀點各異了。在現在這時期，公司對於正常的開支，尚在節省，怎肯把寶貴的資金胡化呢，對否？

他的話：聽說，公司不久將局部復工了，所以我想拜託先生，如果能實現的話，我希望即被僱用，即使薪給仍支半數，我也願意，因為職位總可保全了。

我的話：我對於這事，當然盡力。但公司現在尚未對我說起復工的事，所以我也尚在失業的情況之中。我既然沒有恢復這個職位，也就沒有發言的力量。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一句話：只要我能進公司辦事，而仍有權選用職工，像你這樣的人，定是和我同

日同時獲得職業的，請放心好了。萬一，公司當局用另一種目標選用人員，那就難說了。

我們的談話至此而止，不久，他告辭，我送行，相互一鞠躬而別。

我的秉性，老是歡喜胡思亂想；送別了這位某君以後，我的思慮便層出不窮，且也感慨無量。感慨些甚麼呢？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真可以說是到了末路，不加以根本改革，實在是路路不通，幾乎善惡不彰，是非難辨了。公司，是企業的組織，以營利為目的，到不能營利的時候，出資本的所謂「資本家」，因欲保全資本，使已得的盈利不再虧耗而遣散職工，停止經營，任何人不能說他不是。社會的教導職工者，惟以忠於職守是尚，然而具有這般服務精神的某君，

足球賽 (留美特寫之十)

那日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天氣有些陰寒，北風很緊，像要下雪的樣子，可是學校裏的空氣很緊張而熱烈，因為這是一個足球的錦標賽。學生會早於上一日全體大會中舉行過誓師典禮，拉拉隊在禮堂內已替隊長及每一個隊員喝過采，打過氣。對方球隊來自鹽湖城 Salt Lake City 的有帽 Utah 大學，是去年的錦標隊。

一點半的時候，運動場的街上汽車已如

也會感受失業的恐怖。二百萬資本的公司，增資達四百萬元，實際上資產在七百萬元以上，職工出血汗，窘迫時無人加以援手，也夠可憐的了！可是你說股東應該吐出一半來維持他們嗎？如果我是股東，我也不會十分願意的。為甚麼？你聽我說：我付出資本，盈虧捉摸不定，虧了職工肯賠償我嗎！如今幸而獲利，當然是我的份兒；職工早已拿有工錢，還說什麼！這理由，你能指摘我觸犯什麼法律人情呢！因戰亂而失業，而生活窘迫，這是大家的事，公司非慈善機關，怎能責備他不肯維持別人的生活。我的錢，給張三，給李四，我的自由，誰管得！現在做了工頭了，我要保持優厚的職位，當然只有聽從公司當局的話，所以不再做「工會健將」了。十年前，做「健將」，是因為那時所得不

，不得不自己掙扎；如今「豐」了，還「健」甚麼！人生在世，原是吃口飯啊！我沒錢的時候，你肯給嗎？現在公司當局肯給，並且「豐」，我聽從他的指揮，你說我甚麼不是呢！職工，是當初我要雇用你時，你纔來的；如今我不要你了，你當然得滾蛋；你要組織工會，好，我把你解雇，你已不是我這公司的工人了，還能在這工會裏鬼混嗎？工廠法上沒有這一條！

真的，社會制度如此，我們還說甚麼！我希望有一個制度：勤懇的工人不會失業；盈利的所得，大家有份；工會健將，不再因做了工頭而不健。苟能如此，豈不大家歡喜！這正是現代青年應該考慮的問題。不知讀者諸君亦有此同感否？

◎ ◎ ◎ ◎ ◎ ◎ ◎ ◎ ◎ ◎

張文昌

游龍地接連着，停在二旁的汽車已不少，聽說有的甚至從三四百哩外坐汽車來的，二元錢一張門票，在美國並不算貴，有的要賣到三元五元的。球場四週的看台上已人頭擠擠，水泄不通。校裏的軍樂隊在台上奏着雄壯的樂調，男女演奏員都穿上了全套制服，排着隊伍，拿着樂器在場中左右縱橫地變換隊形，在隊長的領導之下演奏，進行。開路的二個人手裏拿着一根銅棍像孫行者舞着金箍

棒地旋轉。這倒像是足球賽的前奏曲。須臾二校足球選手都坐了大汽車到了，排隊進場，全場觀衆，三呼以表示歡迎。每一個隊員都穿了連帽的厚絨線衫。每個人都身材高大，體格壯健，照秩序單上所載，每員至少有一百五十鎊，有的甚至到二百五十鎊，平均有一百八十鎊。有帽大學球員穿紅色，我校則為黃色，名單上的預備員很多，因為此種美國式的足球很激烈，常有受傷

，犯規與出場之事，所以預備員非多不可，其數量有時也有十一人之多。

場中白線條甚多，每五碼一條，球門不似英國式足球的球門，後面無網，但兩根直竿甚高，超出橫竿一半，像H形。所謂足球，真用足却不多，而用手夾在腋下奔跑，對方用力把球抱了衝到球門線中即為勝利，所以雙方爭奪甚力，停頓亦甚多。跌在地上，上面一個為奪球倒在已倒在地的人身上，如此可再來一個人或二個人倒上去，真可謂肉搏戰了，直等到公正人來拆開為止。場中無線電傳聲器，隨時報告戰況，勝負，何人爭得球，何人在第幾場開球或擲球。拉拉隊亦不時為球員打氣，為勝利者喝采，為失

水城種種

美麗的水城 是一個烟雨瀟瀟的晚上，我匆匆地從羅馬趕到威尼斯。威尼斯通稱為水城，全城沒有一輛汽車或其他公共車輛，全靠渡船維持交通。渡船沿馬路開駛，中間沒有站頭，每到一站，停幾分鐘，上船的上船，下船的下船，和各城市搭電車或公共汽車的情形，全然相似。在威尼斯，渡船就是他們的電車或公共汽車。路上既沒有車輛往返，所以平日散起步來，非常舒適，不必提心吊膽，唯恐撞着車子似的。這是住在水城的人們大便宜處。街市沿河岸建築，

敗者鼓勵，如此往來斷絕，空氣極度緊張，有時勝了一球，觀衆們（當然指我同學及校友）高聲吶喊歡呼，把帽子及圍巾拋到天空。有時被對方攻入一球，觀衆們亦替他們鼓掌慶祝以表示運動精神。休息了三次，打了四個三十分鐘方告結束，結果是四與五之比，我校負，這個錦標也就此丟了。然而我們（同學，球員，教員，及校友）絲毫不灰心，不懊喪，我們一致承認有韜大學的球藝比較我們高明，他們是應當奪去錦標的。雙方球隊各三呼而終結。

散場時軍樂隊仍奏着，軍樂前導，球員客隊在前，主隊在後，而魚貫出場，並無作鳥獸散或打罵等不良行爲，客隊亦彬彬有禮

呈狹長形，從河岸到街市的他端，距離均近，用不着車輛代步；偶有稍遠之處也若干平行的水河，與外河成垂直形相接，旅客可雇

威尼斯最著名的 Gondolas，駛行到各處去。

威尼斯確是美麗的水城，要使是雨天，你坐在沿河的旅館內，眼望河面，看雨點打在河面，濺起無數水珠，那時，你只見見河面的許多水珠，不會想到你是在看雨。要是雨落得大些，河水陡然增漲，渡船開過，一陣陣的河浪，打着河岸洗沖水門汀的街石。水是如此的清澈，街石是如此潔淨，我真恨

，並無驕傲的表示，這種精神是值得稱頌的。

有人在散場時問我，「你們中國有沒有足球遊戲？」我們也有足球，我回答，「但我們是英國式的圓球，的確用腳踢的，不像你們的橄欖球，不大用腳踢而用手抱在腋下拚命跑。」那麼，你喜歡那一種足球呢？

「另一個同學問我。『我想我還是喜歡我們的那一種，』我毫不遲疑地回答，『我敢代表我們中國人，大多數喜歡圓式足球，多麼緊張，有趣；不像你們的橄欖式足球，停頓太多，而且似乎太劇烈一點。』」

詹文滸

不得我的全身，在街石上一放，讓繼續不斷的河浪，把我身上的臃腫，沖洗個乾淨。

威尼斯的晴天，更使人沉醉到十二分。我真不能忘記八號那天中午。剛下過雨，整天的大雨，威尼斯的每一片樹葉，和每一粒砂石，都被雨水沖刷得乾乾淨淨。被雲霓遮掩過二足天的陽光，突然破圍而出，分外覺得顯明。

威尼斯河面的水，經這太陽一照，那裏還是河面，簡直是個蔚藍色的鏡面。真的，說它是蔚藍色的鏡面，還太呆板些，因它決

不像鏡面般的僵硬。它於平靜之外，還有流動的特徵。它簡直像清明節前後的小麥田，春風吹過，嫩綠的麥苗，形成細小的麥浪，不僅生動着，而且放出一縷縷的麥苗香來。那時的威尼斯河面，真像這樣的麥田，只是河面的幅員，因天色清明，可看得極遠，遠到沒有邊際，那時，我才發覺，躺在我面前的，那裏是一條河，簡直是一個湖；實則，又何只是個湖，簡直是個海。本來是海啊！是 Adriatic 海的威尼斯海灣啊！各種噸位的出洋船，都可在它上面，進進出出，毫不受阻。

太陽照射海面，海面反出綠光；太陽照射街頭，街頭反出白光；太陽照射威尼斯的紅男綠女，紅男綠女，反出笑迷迷，醉哄哄的神情來。那時，我坐在 Hotel Savia 面前的咖啡店內，一面抽板烟，一面喝蒸溜出來的黑咖啡，我真是沉醉了。任憑你用烈性的茄門烟，或用刺人的南國咖啡，你也提不起我的精神來了；——除非是太陽隱去，涼雨重降我的頭上，海浪重擊我的腳踝。真的，我一直呆坐着，呆望着，直到下午三四點鐘，黃少谷先生夫婦走過來招呼我的時候，我才第一聲開口。

十月七號是康脫羅素從威尼斯了船程改開駛的那天，我在柏林，就買了票。在柏林買票，可用登記馬克付費，又可打學生扣，無形中，要便宜七折。本來，德

國的登記馬克，只准外國人到德國境內去用，嚴格地說，不准外國人購買任何德國物品，攜帶到外國去。只准你購買物品，在德國境內消費。實際上，我們儘可用登記馬克，購買照相機，望遠鏡之類，全然不受限制。因為我們所用的馬克，是和自由馬克全然相同的貨幣，誰也辨不出是登記的或自由的。

至於購買船票，——尤其是意大利船的船票，那不僅不在德國境內消費，而且替意大利人賺錢，德政府自不允許外國人用登記馬克，買該項船票，加重它在國外貿易上的輸出負擔。我國商人，在這種地方，很會取巧，就有一個廣東幫的商人，經營一個名叫「文誠旅行社」的機關，可替你用登記馬克，去買船票。你個人直接向船公司去買，船公司要看你的護照，你領過登記馬克，上面都有記載，不肯把票賣給你。你借手於旅行社，旅行社查驗護照，自然大可馬虎些，等他用馬克去定票，船公司也無從查核你的領過登記馬克與否了。尤其是非德國的船公司，生意要緊，也何必替德國政府，斤斤較量，只要面子上過得過去就好了。旅行社的一轉手，就可面子上過得過去，於是中國同學的回國車票和船票，都可用登記馬克，在柏林購買。門路較通的旅客，決定要到德國去，更可托柏林的朋友，用登記馬克，購買從上海到柏林的車船票，其中單就意船經濟二等的船票而論，就可省去十二鎊錢，合國

幣約三百圓。

我一買到票就匆匆往南歐走，不知船公司的方面，有什麼變更。我早準備要回國了，那時到了威尼斯，更一心一意地要回國了。不過到了威尼斯，第一點，就感覺奇怪，我在柏林時，得知有四五十位中國同學，都預備乘康脫羅素回國，怎麼在六號的晚上，威尼斯的街上，竟不見一個中國同學，只在所住的 Hotel Savia 中，遇到黃少谷先生夫婦呢？我也不管這一切，就在六號那晚上，於細雨迷濛下，把水城的街市約略看了看，七號那天，更參觀了幾個地方，等到吃好中飯，就和黃氏夫婦，一同叫了一隻 Gondola，在大雨中，連人連行李，到了康脫羅素船上。路上還這樣說：讓它下雨罷，一上了船，就可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任憑下下大雪，也不管我們的事了。多熱烈的船上安逸生活的期待啊！

總算是合理——真出我們三人意料之外，一的辦法了。上船，就有人領我們到艙房間去接洽。那邊的負責人，對我們說，船只開到孟買，並沒有船在那邊接。旅客或可在意大利等候下班的康脫皮樣卡馬諾，該船將於十三天後，在熱內亞開駛，每人由船公司津貼四十利爾一天的生活費，並一張從威尼斯到熱內亞去的二等車票。倘要離開意大利的人，也可乘船到孟買，在那裏候船，還給予半鎊一天的生活津貼費。這真是個晴天霹靂

！那就是說，我們必須再在大雨中，把行李
拿下大船，再叫 Gondola，再回到旅館去。
尤其是我，那天故意不睡中覺，希望上船以
後，好好休息一回，恢復十餘天來旅途上的
勞頓。如今欲休息而不能！欲回國而不得！
威尼斯雖美麗，沒有十餘天可住，熱內亞也
沒有什麼了不得，還是到那不列去乘船好。

到那不列去，也不值得住上十多天，那只好
重回羅馬。換言之，我必須把這次從羅馬到
水城的車程，重趕一趟，重來一次車子上的
勞頓。這是多大的失望啊！但船不到上海，
也屬無法，只好和黃氏夫婦，把剛才從旅館
到郵船的手續，照法泡製一遍。多乏味的重
復泡製一遍啊！在這裏，有一點值得我們特
別注意：船公司給付旅客的每天四十利爾的
津貼，雖不夠旅客一天的開銷，但他們對於
旅客的照顧，總算也可使人滿意了。我於辦
好手續，領到津貼後，特向主持人道謝，我
當時申明，我所感激的，並不是每天四十利
爾的津貼，和一張二等車票的票資，乃是他們對於旅客們所用的關心和好意。

既不能回國，索性好好地再利用這十三
天罷！既如此決意，一片失望的神情，也隨
而消失了。我們在當天傍晚，親眼看見康脫
羅素，慢慢地，從 Hotel Savia 面前駛過。

道格斯宮地
牢中的故事
熱鬧的街頭，那裏最討旅客歡
喜的，是幾萬隻馴善柔順的鴿子。要使你在

手心上，放着幾粒花生米，或其他細小的硬
果，就會有幾十隻或幾百隻的鴿子，飛到你
的手心，飛到你的肩胛，飛到你的頭上。牠
們不怕遊客的趨近，牠們只怕威尼斯市的午
砲。午砲發放時，全場的鴿子，都一齊飛上
天去；那時候，滿天都是鴿子，表示出威尼
斯市的一個壯觀！

靠聖馬可廣場一邊的，是威尼斯市史上
著名的道格斯宮，裏面陳列着許多名刻名畫
，大可供遊客一天或半天的鑑賞。其中最引
起我注意的，倒不是這些名畫，却是皇宮靠
海灣那邊的一個地牢。我在美國時候，早就
聽人說到這個地牢，據說，英國的詩人擺倫
，爲欲體驗坐牢的滋味，曾自動地願意在這
地牢裏面，禁閉二天。內中大多數牢屋，已
改換面目，只留着臂膊般粗的鐵石窗杆，表
示它們昔日的威風。裏面的牢屋，一間一間
地引入進去，愈走進去，愈感覺到毛髮顫慄
。我因爲一個人去參觀，走到半途，只好稍
待片刻，等其他的遊客一同進去。尤其走到
那間完全保持原狀的牢屋時，我真不禁戰慄
起來了。不說別的，單就進門時所嗅到的那
股從木板上發出來的氣味而言，已經使我不
敢向前了。

你說我胆怯嗎？也許是的，然而朋友，
我且講個故事給你聽，也許你聽了後，不敢
過分裝作大胆了。

有一天，有二個男客，和一個女客，同

去參觀這地牢。其中一位，提起擺倫自願受
禁的故事，女的欽佩擺倫，另一位男的，表
示不服，以爲明知是玩意兒的坐牢，過了二
天，就可出來，決領略不出坐牢者的真正心
理；而且這種玩意兒的監禁，人人都有胆量
試，也用不着什麼欽佩。於是男女遊客的爭
論開始了：

你既說，這是輕易的事，你胆敢一試嗎
？
有什麼不敢，只是時間關係，不能有二
天之久罷了。

二小時如何？現在一點半，三點半來找
你；離宮門關閉的時候，還有半小時，我們
有充分時間，把你接出牢去。

他們走了，把他一個人，關在一間地牢
內。他們三人同在時，根本不覺寂寞，可是
一等到他們離開時，四周的空氣，顯然兩樣
了。一種腥臭的穢氣，一陣陣地從舊木板中
，舊石壁中，舊欄杆中，衝入他的鼻孔，弄
得他渾身難受。他從牢屋的這邊，走到牢屋
的那邊，腳步聲在空屋中，顯得分外響亮。
實則，何止腳步聲如此，即連他自己的呼吸
，也變爲非常清晰了。到了後來，對他自己
的心跳，也可聽得非常清晰了。冷靜和寂寞
，侵佔他的全身。他想呼喊，但四壁的回音
，徒增牢屋的森嚴。他用雙手去搖窗檻，全
是拳頭般大，搖撼不得。他用拳頭去敲牢門
，他的拳頭敲痛了，牢門依然緊關，毫無一

點反響。這種種，益使他整個的心靈，感覺寂寞，感覺失望。他何嘗在和人賭氣，他簡直在親受鐵窗風味了。

他掙扎些時，覺得疲乏了，很想休息一回，但那裏去休息呢？沒有凳子，只有幾塊木板，而這幾塊木板，老是發着臭氣，他穿的一身好衣服，怎肯讓它沾污呢？他只好立着，儘量揀遠離木板的地方站着。

忽然，時間的觀念，侵入他腦中去了。他好像覺得很長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怎麼他們不來開門呢？也許他們有意作弄他。今天四時前，竟不來開門，那就糟了。一過四點鐘，整個的皇宮，就要關閉，直要關到第二天早晨九點鐘。那就是說，他就要一個晚上，沒有飯吃，沒有酒喝，沒有牀睡。一想到飯，他竟飢餓起來了；一想到酒，他竟口渴起來了；一想到牀，他又十分疲乏了。他

恨那個女孩子，怎麼這樣忍心，竟會禁閉他一夜呢！萬一晚上宮內發生什麼事情，那豈不白被犧牲了嗎？他想到他的妻子了，他想到他的父母了，怎麼他會如此的蠢，要硬做好漢，以致受他人的作弄呢？

忽然，他肚子覺得不舒服了。啊！那更糟了！他從前曾患盲腸炎，醫生勸他割，他一直挨延着。醫生對他說過：『你此時不割，也許到一時候，你雖要割，也無人替你割，那是很危險的。』真的，現在應驗醫生的話了。要使他們真的今晚不來開門，那急性的盲腸炎，決等不到天明的，看去他的生命，定然難保了。現在莫說二小時已過去了，也許四五小時早過去了。那個女孩子，也許她並不存心要弄他，也許她玩得太起勁了，忘記三點半鐘來開門了；等到她覺得後，已過四點鐘了，守門人回家去了，那裏去找守

門人呢？毫無疑義地，他的生命，要從此結束了。

他像孩子般地哭起來了。他預備死了。他也顧不得什麼，隨身一倒，就倒在那塊頻頻送出臭氣來的木板上面了。

三點半前五分鐘，另外二個遊客，按時來開牢門，只見他蓬鬆着頭髮，盤曲着身體，躺在那塊頻頻發出臭氣的木板上。他以為他自己已死於盲腸症了。

外面的冷空氣，刺激了他，他突從地上爬起，往牢外直奔。他們跟在他後面，但那裏跟得上。等他們回到旅館的時候，發現他在旅館的咖啡店內，大嚼其啤酒，大嚼其三明治。

不容說，他在那時候，也很佩服擺倫的勇氣與胆敢了，只是不便向那位向那位女孩子直說。

一個教師所說的故事（短篇小說）

朱生豪

（約翰·高爾斯華綏原作）

我想我們大家都仍然記得，戰事發生那年的夏天的特殊的美麗。那時我在泰姆士河畔的一個鄉村裏當教師。快五十歲的年紀，病態的肩胛，加上一副極端無用的眼光，我的不能參加兵役是沒有問題的，正像別個感覺敏銳的人一樣，這在我心中引起了一種似乎是異常多感的心情。大好的天氣，燦人的

田野，刈穫方纔開始，靜寂的夜間顫動着月光和陰影，在這一切裏面，這個鉅大的恐怖正在滋長潛生，數百萬青年人的死亡的拘票已經簽下了。

在某一個八月底的晚上，我離家向沙丘上走去。約摸在九點半時候我碰見了兩個從前的學生，一個男的一個女的，悄悄地立在一個古老的砂坑旁邊。他們抬起頭來向我道

了聲晚安。在沙丘頂上立定，我可以看見兩邊沒有圍籬的田畝；穀堆着的也有，直立着的也有，在月亮底下鍍上了金色，月光在天空，田野，樹林，農舍，和下面的河水上散佈了一種眩耀的神彩。對於像我這樣一個中了魔惑的人，一切都似乎在作着妖妄的陰謀，彷彿在眼前展現了一幅外面世界裏的慘酷兇殘的屠殺的幻象。我想起了喬培凱脫和佩

帶羅敷還夠不上談戀愛的年齡，（要是他們果然在那裏談戀愛的話，）看上去是全然不像的。他們多分是沒有滿十六歲，因為他們纔去年離開學校。佩蒂羅敷——一個有趣的孩子，聰敏而誠懇——是村上洗衣婦的女兒，常常想洗衣服是辱沒了她的，可是她已經在幹這工作了，照村上的情形看起來，她是要一直洗衣服洗到嫁了人的。喬培凱脫在卡物爾的田地上做工，就在我站立的地方的下面，那口砂坑恰恰是他們兩家中間的一半路。喬是個好孩子，雀斑臉，頭髮微紅，一雙碧眼睛直瞅着你。

我仍然站在那邊，他在跑到卡物爾的田莊上去；現在我回想到那時的情形，真是遺恨無窮。

他伸出他的手來。「再會，先生，也許我不再看見你了。我已經入了伍。」

「入了伍？但是，我的好孩子，你到規定年齡至少還缺兩歲呢。」

他笑。「這個月我已滿十六歲，可是我打賭一定可以充作十八歲，我聽說他們是不大頂真的。」

上帝！戰爭是怎樣一種罪惡！從這種悄悄的月光的平和中，青年們匆忙地奔赴着人工的死亡，似乎天然的死亡還是不夠與之奮鬥似的。而我們——祇能因此而讚美他們！嘿！我從來不曾停止過咒詛那攔阻我不去把那孩子的真實年齡告知徵兵當局的那種情感。

。

從丘頂上轉身回家去，我又在砂坑邊原來的地方遇見那孩子佩蒂。她的聲音是很平靜的，可是她全身震慄着。「他是那樣倔強，喬！一腦子都是古怪的想頭。我不知道他爲什麼一定要去，把——把我丟下。」

我忍不住微笑。她看見了，突然說：

「是的，我年紀很小，喬也是；可是無論如何，他是我的人呀！」

於是，吃驚着自己的這種大胆表示，她把頭搖了搖，像一匹羞怯的小獸似的，向一叢山毛榉中鑽進去逃走了。

喬就是這樣去了，有一年功夫我們不知道他的消息。佩蒂仍舊和她母親在一起，替村上的人洗衣服。

在一九一五年九月的某個下午，我正站在鄉村學校的教室裏，和平常一樣在沉思着戰爭和它的持久的僵局。街道遠端的薊頂的菩提樹底下，我望得見一個兵士和一個女郎立在一起。突然他向學校走了過來，喬培凱脫出現在門口了。

「我想我要見一見你。剛剛得到行軍令。明天就出發到法國去，纔告了個假。」

我覺得喉間有些哽塞，正像當我們所認識的年青人第一次出去時所感覺到的一樣。

「我有點事要告訴你，先生，佩蒂和我上星期已經結婚了。」他走到門口打了個口哨。佩蒂走了進來，穿着暗青色的衣服，很

整潔而沉默。「佩蒂，把你的結婚證書和戒指給他着。」

那女孩子把證書拿出來，我一看那上面一個登記員已經給他們結了婚，用真的姓名和假的年齡。於是她脫下一隻手套，舉起她的左手來——那個神祕的環兒就在手指上好！儼事已經幹下，責備他們也沒用了！

「是什麼時候了，先生！」突然問我。

「五點鐘。」

「我一定要去了。我的行囊在車站上。她留在這裏可以嗎，先生？」

我點了點頭，走進前面的小室裏去。回來的時候她坐在從前讀書位置上，她的兩臂撲在墨污的課桌上，頭俯伏着。她的短短的頭髮，和她的年青的肩部的顫動，是我所看得見的一切。喬已經去了！好！那是當時歐洲的一般現象！我回到了室裏，讓她哭個痛快，可是我再回來的時候，她也去了。

第二個冬天過去了，比第一年愈加泥濘，愈多的血流着，戰事結束的希望，也愈爲渺茫了。佩蒂給我看過三四封喬的信，簡單的文句，這裏那裏夾雜着些一半壓抑住的感情的言語，署名的地方總是用「你的親愛的夫，喬」。她的結婚在村上已被承認。那時童婚是很通行的。到了四月裏，很明白地她已經「恭喜」了。

五月初有一天我經過羅敷太太的家，進去問候問候佩蒂。

「日子快到了。我已經寫信給喬。也許他可以告個假。」

「我想那是一個錯誤，羅敷太太。我以為還是等到戰爭結束了再告訴他的好。」

「也許你是對的，先生，可是佩蒂因恐他不知道而坐立不安呢。她是那樣年青，你知道，不應該就做母親的。」

「現在的時候什麼事都是快得利害，羅敷太太。」

一個月之後的某晚，我正在寫論文，有人敲我的門，並非別人，正是喬培凱脫。「怎麼！喬！告了假嗎？」

「啊！我一定要來看看她。我還沒有到那裏去——我不敢。她怎樣了，先生？」

蒼白而滿臉風塵，似乎經過一次艱苦的旅行，他的制服泥污而不加措刷，他的微赤的頭髮蓬鬆着，看上去很是苦惱，可憐的孩子！

「我已經好幾夜不睡了，想着她——她是這樣一個孩子！」

「她知道你來嗎？」

「不，一句話也不會提。」

他來得正好，因為兩天之後佩蒂就生了一個男孩。那天晚上天黑之後喬跑來見我，非常興奮。

後自己是不會知道的。」

從那個年青的父親嘴裏說出來，這是一句古怪的話，這句話的意思，到後來才是太明白了！

佩蒂很快地恢復了健康，不到三星期就能走動了。喬似乎告了一個長長的假，因為他仍然沒有去，但是我不大和他講話，因為雖然他對我是很親密，却似乎見我有些不好意思，講到戰爭的時候，他簡直閉口不提。一天晚上我遇見他和佩蒂倚在門上，靠近着河水——一個七月初旬的溫暖的黃昏，當桑姆之戰正是十分激烈的時候。外面是地獄的變相；而這裏是極度的平和，靜靜地流着的河水，柳樹和寧謐的白楊，暮色漸漸地深起來；那兩個年青的東西，手臂交擁着，兩個頭緊貼在一起，——她的短短的黑髮，和喬的蓬鬆亂髮，已經是那麼長了！我留心着不去驚擾他們。也許是他的最後一夜，明天就要重新回到鎔爐裏去了！

懷疑不是我的名分，可是老早我就有些疑心，直到那一個十分可怕的夜裏，正當我要上牀的時候，有什麼東西敲着我的窗子，跑下去一看，外面是佩蒂，神情異常張惶。

「啊，先生，快來！他們把喬捉了去了。我恐怕他這回告假有些什麼岔兒，——是那麼長。我想他會受到麻煩的，我會經去問過比爾配脫曼（村上的警察）『現在他們來當他逃兵抓了去了。啊！我幹了些什麼事啦？」

？」

羅敷家的草屋前，喬在一個排長的衛兵的監視下立着，佩蒂撲到了他的懷中，裏面，我聽得見羅敷太太在向那排長求告，夾着嬰孩的哭聲。在村路的睡眠一樣的靜寂中，新割下來的稿草的香味裏，這是殘酷的。

我向喬說話。她在她的臂中安靜地回答我：「我請假，但是他們不准。我必須來。我知道她的情形，我再也不能安定下去。」

「你的隊伍在那裏？」

正在那時排長跑了出來。「我是他的教師，排長，」我說。「這可憐的傢伙十六歲投軍，現在你瞧還不會滿年齡哩，他又有了這一個小妻子和一個新出世的嬰孩。」

排長點點頭。「我知道，先生，」他喃喃地說。「我知道。很罪過，可是我必須抓他去。他必須回到法國。」

「那是什麼意思？」

「臨陣脫逃，」他粗聲地作着細語。「倒霉的事！你能夠把那女孩子拉開嗎，先生？」

但是喬自己鬆脫了她的緊握，把她推開；低下頭來吻她的頭髮和臉孔；然後呻吟了一聲，把她一直推到我的懷裏，由衛兵管押着大步去了。我遺留在黑暗的飄着芳香的街道上，那傷心的孩子在我懷中掙扎着。



犯罪的都市 (瀛海珍聞)

微 知

在美國有一個離婚的都市，叫做里諾 (Reno)，凡在別處地方不易離婚的男女，跑到里諾，便可以很容易的離異。世界上有一個犯罪的都市，叫做貝諾斯愛萊斯 (Buenos Aires)，就是南美阿根廷國的首都。那是南美第一個大都會，人口二百萬，常被稱為南美的巴黎。但是在這個都市中卻常有離奇的犯罪事件發生。現在只撿拾幾件隨便談談。

在貝諾斯愛萊斯市的西北部有一個派來爾摩公園，設備之完全，風景之美麗，可稱南美第一。園之出口建有半月形的小橋，過橋即為一深密的樹林，內有一池，種種的犯罪事件便在這裏發生。到現在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這個派來爾摩密林的名字了。

有一天這公園的監守人在池面上發見了一個奇怪的包裹。取到岸上，打開一看，卻是一個女子的胸臆，沒有首，更沒有手足，忙去報告警察，出來相驗，曉得被害以後，已經過十八小時。而犯人又似係懂得解剖知識者。但是因為屍首不全，究認不出被害者為誰，雖四處搜查亦無蹤跡。甚至費了很多的錢，把全池的水汲乾，也找不到被害者的首級。這一起犯罪案件自然驚動了全個都市。有的說「犯罪者一定是個外科醫生，起一種變態性的行爲。」所以當局者又秘密裏向市內的著名醫生，細細偵察。

過了幾天派來爾摩密林中，來了一輛奇異的汽車，牠的號數，是四〇〇〇〇，便有人去報告警察，警察即在全市汽車行中搜查，結果發見了這四〇〇〇〇號的汽車，車身中還帶着一些血跡。於是追蹤逮捕罪犯，所捕得的罪犯原來是個肉店的店員。

據犯人自白，被害者本是他的情婦，因為癡情關係，自己極度興奮，不知不覺的舉起小鎚把女的腦門擊破致死；並將屍體切成三斷，身體拋入池中，手脚拋棄於派來爾摩深林，首級則放入洋油箱中投於某海港。這是一九二九年的事情，就是著名的派來爾摩謀殺事件，費了半個月的工夫，五十萬元的經費，才行破獲。但世界上又具有好奇的女子，在這事件破獲不久以後，卻自己去申請，願與在牢獄中的犯人結婚。及得當局准許，即在獄中舉行婚禮。但不多時，犯人便被處流刑放逐到南極地方去了。

「啊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有什麼話好說，什麼辦法好想呢？

那夜羅敷太太把佩蒂拖進屋去之後，我連夜膽寫着關於喬培凱脫的事實。一份寄到他的司令部裏，另一份寄給法國的隨軍牧師。兩天之後，我再把他的出生證明書抄了副本寄上去給他確切證明。這是我所能盡力的一切。有半個月時間等候着消息到來。佩蒂仍然很悲痛。一想到因為自己的疑慮而由她自己把他交給他們的手中，這思想簡直使她發了狂。也許全虧她的嬰孩她才不致於變成瘋人或自殺。那時桑姆之戰繼續在進行着，英國，法國，德國，幾十萬的女人每天在為她們的男子擔着驚恐。可是我想沒人能夠有像那孩子那樣的感覺。她的母親，可憐的女人，常常到學校裏來找我，問我聽不聽到什麼消息。

「要是有一最不幸的事情發生，」她說，「還是讓這可憐的孩子知道了吧。這樣的憂慮是會發死了她的。」

於是有一天我果然得到了消息——從軍隊中的牧師寄來的信，一見了這，我把它塞在口袋裏，溜到了河邊，簡直不敢當着別人的眼前把它拆開來。坐在地上，背倚着禾堆，我顫顫地把信拿出來。

「先生：喬培凱脫這孩子已在今天黎明時候鎗斃。我很悲痛，不得不把這消息告訴你和他的妻子，可憐的孩子。戰爭誠然是一件殘酷的事！」

我早已知道了。可憐的喬！可憐的佩蒂！可憐的，可憐的佩蒂！我讀下去：

是在夏天，貝諾斯愛萊斯的某醫院中來了一個男性病人，病重不及醫治而死。醫生檢驗死體，見其胸部包着幾重白布，層層剝除，突露一對乳房，細細檢查，才知是一個假裝男扮的女子。

這人姓名住址，都十分詳細，容易查訪，詢問他的鄰居，都說不曾懷疑他是喬裝男子。不過有一件事情，是一個疑點，就是他不到半年工夫，已易了三個老婆。他曾在某電氣公司，服務數年。後來仔細調查才知他是烏拉圭人。嫁過一個男子，數日而死，她想自殺，留一封信家族，單身出亡。到死時已二十五年。她還留着一封信稿，這樣寫着：「世間沒有再比女子不幸的了！我今後要再生為一個男子，以娛樂我殘餘的生涯。」

作文批改

一 生產消費對於國計民生的關係

陸鳳池作

(原文)在特殊情形下的中國，有一個極頂矛盾的形象，生產拚命的生產，消費拚命的消費，在這兩種的中間，就顯出了資產階級和平民階級的地位來，也就是有錢的太有錢，無錢的太無錢了。

(批改)題目「生產」下應添「和」或「與」

「這一件事情，也是貝諾斯愛萊斯人民所最為驚奇的。」

毒死二百餘萬的市民！這真可怕得很！在遮橫尼處死後不到一月，貝諾斯愛萊斯全市居民便起了這樣的大恐慌，所有電報，電話，救火隊全體出動，通告市民：「勿飲自來水，飲了便是死。」原來遮橫尼被處死刑的時候，他說過「死了我一個遮橫尼，有什麼希罕，幾百個遮橫尼便會得繼我而起。」所以後來謠言大盛，說遮橫尼的徒黨已在蓄水池下了毒藥，一刻鐘工夫可以毒殺全市二百萬的居民。報紙竟為之刊行號外，因此市民十分恐慌。但幸而謠言終於是個謠言，全市居民不曾傷在遮橫尼徒黨之手。不過到現在說起來，他們還覺得慄慄危懼呢。

胡山源

。因這是相反的兩件事，不能連在一起，不像「國計民生」那樣的順溜。本節「茅」應作「矛」。「形象」改「現象」較佳。「生產拚命」的「生產」下，應添「者」，「消費」也須添「者」。「平民」應作「貧民」，因「平民」對特殊人物而言，並不一定沒有錢。末去「了」。

本節意義欠明瞭。為什麼一方面拚命生產，一方面拚命消費，就會顯出兩個階級來呢？要知資產階級也會生產，貧民階級也會消費的。但我早已說過，我只能改字句，不

「我盡我的能力；你寄來的那些事實我已經向軍事法庭上陳述，關於他的年齡問題也曾考慮過。但是那時告假是一概不准的；他的請求會被明白拒絕；隊伍正在前線，戰事在進行着，而且那一個地段的情勢是非常嚴重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私人的問題無考慮的餘地——軍令是堅決的。也許必須要這樣，我不能說。但是我爲了這事大爲痛苦，就是軍法官他們自己也很感動的，那可憐的孩子似乎失了知覺；他不肯說話，什麼事情似乎都不會聽進去；他們告訴我判決之後他所說唯一的話，「當然也是我所聽見他所說唯一的話，只是「我的可憐的妻！我的可憐的妻！」一遍又一遍地反覆着。他在最後的一瞬間，態度很鎮靜。」

他在最後的一瞬間態度很鎮靜！我還能夠想像出他的樣子來，可憐的任性的喬。天知道他雖然私離行伍，却不是懦怯！無論什麼人一看他那雙正直的碧眼會那樣相信的。但是我想他們把他細綁起來了。好！多費了一粒或少費了一粒子彈，比較起大規模的屠殺來算得甚麼呢？正像柳樹上的一滴雨點落下河水流到大海去，那孩子也像無數其他的人一樣復歸於黃土了。想起來是有些諷刺性的，他在一個月之前不願去做合法的砲灰，現在却是他自己一方面的人打死了他！也許是有些諷刺性的，他把他這兒子遺留給這樣一個不和平的世界！可是像這種真實的故事裏，要麼什麼教訓可找不出來的，除非它告訴我們生與死的節奏，對於我們中間任何人都是毫不關心的。

能故意義，所以我只好照字句改，不爲作者另寫我自己的文章。

(原文二)生產本是奠國的基礎，消費乃是亡國的源頭。衣食住行本爲人生的四維，缺一當然是不可能，可是衣者綾羅綢緞，吃者山珍海錯，住者高廈大樓，行者車馬代步。如此種種，不一而足，乃是消費的大原因。

(批改二)「奠國」生，還是改「立國」。消費乃是亡國的源頭，不對，因爲正當的消費，並不會亡國，而是經濟原則上所必要的。看作者之意，大概他所說的消費，就是「浪費」。因此，全篇，連題目在內，所有的「消費」，都該改爲「浪費」。「四維」專指「禮義廉恥」，不可隨便用，改「四要」。「缺一……」句改「當然缺一不可」，斷句。「殺」字左旁爲「段」，非「段」。以後「段」與「段」須辨清。「步」下「。」「作」，「。」「乃是……」句改「那就成爲浪費了」。

(原文三)有錢者非但生無能力，而對於消費經驗十足，他們以爲我們有的是錢，什麼事都能隨意做，無錢者是他們生產機械，可是他們還未覺悟，如果都是有錢人，思想又是同他們一樣的，那不是糟了嗎？金銀非米穀，抱此思想者將作何感想？

(批改三)「生」下缺「產」。「有錢者……」不對，有錢者如果肯生產，其生產能力只有大些。應改「有錢者非但不肯生產」。下句改

「而對於浪費很用力」，斷句。「是他們」下添「的」，「機械」下斷句。「一樣的」下「。」「作」，「。」「穀」字左下是一小畫和「禾」字，切不可缺一小畫，更不可將「禾」寫作「示」等。

(原文四)所以生產是極重要的了，尤其是對於現今的中國，更尤其是在戰爭期的中國，生產是更急須的了，在志年是從日本強佔了江南各地以後，工場農場悉數停頓，農夫工人遭難日衆，對於生產是更無希望，今年本可下種，可是農民怕日人的陰謀，多數不敢前往，工廠亦多數未復，故今年的生產量是缺少極了。可是回顧上海消費，未減於前，恐怕還要比去年增加呢？

(批改四)「所以……」這句接得還嫌太快，因爲前面對於「生產」的「重要」，還沒有論得暢。去「了」。「生產是更……」可去，因與首句犯複。「期」下添「中」。「志年」應是「去年」。「是從」應是「自從」。本句開首改作「但自從去年」。「對於……」不妥，改「以後生產毫無希望」，一，前面兩句都沒有用「是」，是對的，此處用了「是」，讀起來反而不順口；二，沒有比較，不可隨便用「更」字；三，「唉」在句末，是沒有這個用法的。「農民」上之「可是」改「而」。「陰謀」改「兇暴」。「前往」下「。」「作」，「。」「未復」下添「工」。「上海」下添「的」。「呢」下用「！」，不能用「？」，因此處並非問句。

(原文五)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如不設法調劑，對於以後的國計民生的前途，真不堪設想哩。民不聊生，國將危矣。故我主張，如欲救國，對於消費力求減少而至沒有，正當的用途當然不在此例，而對於生產的增加，那是刻不容緩的事件了。

(批改五)「以後的」與「的前途」犯複，擇一用之即可。「真」下添「要」。「對於消費」改「對於浪費」，下添「應該」。末句口氣不順，因爲上面「對於浪費」是接的「力求……」，此處「對於生產」，却接「那是……」，未免拗口，改爲「則應該急起直追，預作亡羊補牢之計」。「亡羊補牢」作成語用，不作古典用。

二

作者對於「生產」和「消費」二個名詞的意義，似乎都作了狹義的解釋。其實「生產」不單指農產穀，工造物，凡是有所作爲，不是安全而食的，都是生產者，他的工作，都是生產工作。有時甚至消耗也是生產，例如消耗了紙筆，可以寫成文章。至於「消費」，更不是壞名詞，一切人生所必要的東西，都可以稱爲消費，只有奢侈品才可以稱爲浪費，消費與浪費，其間大有差別。

作者的觀念是那樣，所以本文不能寫得好，也就不足爲怪了。

本文似乎是由文言譯成的；因爲國圖的文言句子很多。如果一起首寫，便有這樣文



讀者園地

言句子，那末我要忠告作者，以後可以竭力避免，不要再犯。因為在白話中夾入文言句子，如果夾得不好，非但不能見其好，反而更見其醜。只有善於寫文章的人，文言白話都已有十分的把握，才可以揮灑自如，寫一些俏皮的文白夾雜的文章。（嚴格地說來，還是不要夾雜的好。）還有，要寫出好的白話文，並不比文言文容易，而好的白話文，也一定可以動人，博得人的欣賞，又何必必要借助於文言呢！至於初學的人，尤其不可文白夾雜，否則便一世弄不通！

文中用「對於」太多。錯字也應注意。

不過作者很為努力，我相信他此後定能改進。在本篇之前，已有一篇較長的文章寄來，請求批改，已為他略略改過，如果不能在「讀者園地」發表，即當寄還給他。又，他的來稿，字都用毛筆寫，很端正。爲了這兩點，所以我說他很為努力，前途極有希望。

若是按文字技術而論，本文並沒有什麼

不通之處，作者的程度，可以完全放在高中裏。

本篇是按字句改正的，錄其改正文於下

三

生產和浪費對於國計民生的

關係

在特殊情形下的中國，有一個極頂矛盾的現象。生產者拚命的生產，浪費者拚命的浪費。在這兩種的中間，就顯出了資產階級和貧民階級的地位來，也就是有錢的太有錢，無錢的太無錢。

生產本是立國的基础，浪費乃是亡國的源頭。衣食住行本爲人生的四要，當然缺一不可。可是衣者綾羅綢緞，吃者山珍海錯，住者高廈大樓，行者車馬代步，如此種種，不一而足，那就成爲浪費了。

有錢者非但不肯生產，而對於浪費反很

用力。他們以爲我們有的是錢，什麼事都能隨意做，無錢者是他們生產的機械。可是他們還未覺悟，如果都是有錢的人，思想又是同他們一樣的，那不是糟了嗎？金錢非米穀，抱此思想者，將作何感想？

所以生產是極重要的，尤其是對於現今的中國，更尤其是在戰爭期中的中國。但自從去年日本強佔了江南各地以後，工場農場悉數停頓，農夫工人遭難日衆，以致生產毫無希望。今年本可下種，而農民怕日人的兇暴，多數不敢前往，工廠亦多未復工，故今年的生產是缺少極了。可是回顧上海的浪費，未減於前，恐怕還要比去年增加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如果不設法調劑，對於以後的國計民生，真要不堪設想哩。民不聊生，國將危矣。故我主張，如欲救國，對於浪費應該力求減少而至沒有，正當的用途當然不在此例，而對於生產的增加，則應該急起直追，預作亡羊補牢之計。

一個青年的自述

雪夫

住在孤島上的青年們，因着戰事的發生，遭遇到很困難的環境的，大概不在少數吧？我現在記出這篇「一個青年的自述」，就是希望大家看後，能夠消除了苦悶悲觀的心理

，用一種「大無畏」的精神，不辭勞苦，努力奮鬥，誓與惡劣的環境相周旋；這是作者所馨香禱祝的！

在我所居的弄堂裏，最近有一個騎腳踏車的青年，車後帶着一大筐的麵包，每日二

次，往返叫賣。他以一種柔和的聲浪，和藹的態度，每天吸引了一大羣的婦孺們，包圍在他的四週。當我第一次看見他時，我就覺得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小販。他的年紀，大約還不滿二十歲；瘦長的身軀，配上一張很清

秀的臉兒，短衣短褲，精神奕奕。在他對付主顧們的談吐中間，我斷定他曾經受過相當的教育。我們經過幾次的交易以後，我便與他作了一刻鐘的談話，證實了我的理想。下面是他的自述：

「我是一個早歲喪父的孤兒，家中尚有一母一妹。因為父親略有餘積，還能供給我歷年從小學到初中畢業的學費。想不到八一三，抗戰發生，居家適臨火線，驚惶中扶了母妹，空身逃入了租界。一個月後，生活費用，已將發生問題；求學生涯，更是成爲夢想了！在這呼籲無門的當兒，我決定出賣勞力，換取報酬，來維持我一家的生活。我便以二十五元的代價，購了一輛舊腳踏車。每天清晨，向食品公司批了些麵包餅乾等，迅疾地在各處里弄叫賣，直到賣完爲止。每日的盈餘，約在二元左右，用來維持一家的用度以外，還有餘資，可供我夜間補習功課的費用。目前的生活，是可以不成問題了；可是戰事結束，似乎還遙遙無期，來日方長，正不知我的前途如何。不過我深信中國的前程，是異常光明的。我將以最大的努力，繼續奮鬥，來克服這黑暗的環境，靜待着曙光的到臨。

他說完這一席話，同我道了一聲「再會」，就運用他敏捷的身軀，一躍上車，飛馳而去。我感觸地目送着車影的遠去，返身入室，耳邊還隱隱地縈繞着「奶油麵包」的聲

費。

求學

李軼梓

本篇文字，作者註明「作文批改」，但我看了一遍之後，覺得除了幾個標點須予修改以外，其他就是不改一字，也可以通過，我就免予批改，將牠發表在此。我不是懶；一，他的文字已通順，可以不改；二，他如此努力，值得我的欽佩。我希望他精益求精，將來的文字，能夠更加寫得美麗，不但通順而已。——山源附誌

我是一個僅受初等學校教育的青年，現在印刷所裏當排字學徒，只因在平日喜歡偷空看一點書，便產生了如下的信念：在學校裏讀書，固然是求學的絕好機會，出了校門，難道就不能求學了麼？在書本上固然能求到前人留下的經驗——學問，除了書本之外，難道就不能求到學問了麼？我想決不是的，出了校門，只要你不甘落伍，還想繼續求學的話，也一樣地可以讀書。在讀書以外，只要隨時隨地留心，又何嘗不能摘取到新鮮的學問呢。

一般人的說法，出了校門（中途輟學），便算是失學。有些青年，往往因失學而感到絕大的失望，認爲是人生過程上的重大打擊。好出風頭者，更引爲莫大的恥辱。因而有的便厭世自殺，有的便灰心喪志，這實在是要不得的行爲。

我們只要已經受過初等學校教育，能夠看得懂淺近的白話小說之類，能夠翻查字典，便已有了求學的根柢。試想在學校裏求學，除了教師的鞭策和指示一點求學途徑以外，也不過是讀書而已。但我們沒有在良師益友指導下的自修，難免要走些冤枉路的。但我以爲走些冤枉路，不是十分壞的，因爲在冤枉路上，至少也能得到一點經驗，減除一點繼續求學上的困難。

在學校裏讀的全部教科書裏，實際上並不含有高深的學問。教科書，只不過是學問上的三和土。高深的學問，還得從教科書以外的專家著述和社會上去摘取。一個大學畢業生，當然已讀完了全部教科書，但他若自以爲已有了高深的學問，而不想再讀專家著述，不去留心摘取書本以外的學問，這樣，他能成爲有高深學問的人嗎？

我們脫離了學校生活的青年，若真的不甘落伍，不但繼續求學是絕對的可能，而且可以絕對的自由，可以選擇我所最喜歡的一門學問去研究，不若在學校裏受許多拘束，要學幾種自己所不願意學的功課。

若一個青年，以未受高等學校教育而失望，灰心，這便是自甘落伍的行爲。學問是最公平的，誰去向它追求，它便跟着誰，而且永遠的忠誠的伴着你，教你受用無窮，但它決不會跟伴一個自甘落伍的懶惰的青年

魯迅買藥

(中國作家日記選譯事之一)

By. S. L. Chow

The other day I had a talk with Chi-fei and told him that my stomach might be cured, if I could secure a prescription from one of his acquaintances and that it would be waste of money to consult so-called *Pa-shih* (Doctor). The next day, at the request of Chi-fei, Dr. H kindly prescribed for me. Hydrochloric acid and two other chemicals were given in the recipe. Besides, there was mentioned syrup, which was certainly the most gratifying thing, for the medicine being made a little sweet, I could take it more easily. But further trouble arose when I took the prescription to the pharmacy for dispensing. The pharmacies are just as irresponsible as the physicians. I was afraid that they would replace or even omit the chemicals they might not possess. Consequently, I requested F. H. to have the medicine obtained at a comparatively larger dispensary which is rather far away.

The cost including the fare was only one-fourth of that for the medicine to be obtained at the dispensing department of a hospital.

My stomach-ache was overcome, before the medicine was finished, but I was determined to take it a few days more.

However, the medicine contained in the second bottle was not of the same taste as that contained in the first bottle—it was not so sweet, nor was so it sour—, though they were dispensed at the same pharmacy and according to the same prescription. Curiously enough, no adverse effect was noticed, and considering that my illness was not acute in nature, I continued taking it to the finish as usual. When I was at the original pharmacy for a third dispensing, I asked for some explanation from the people for what had happen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aste of the medicine. The reply was: "Perhaps there was less syrup." No doubt it was meant to say that there was nothing wrong with the medicine proper. Chinese things are really curious—medicine with less syrup was not only not sweet but also not sour.

The medicine obtained this time was after all of the same taste as that I had at the first time. The puzzle was now solved. The fact was that with two days, water added there was only one day's medicine in the second bottle. It was because of this that the medicine had a taste only half as strong as it should be.

Had a talk with 與...談話。
Chi-fei 季菲。
Secure 取得。
Prescription 藥方。
Acquaintances 熟人。
Waste of money 白費錢。
Consult 請教。
So-called 所謂。
At the request of 由...之請。
Hydrochloric acid 鹽酸。
Chemicals 藥物,化學物。
Recipe 藥方。
Syrup 糖漿。
The most gratifying,最使人感
滿的。
Medicine 藥。
Being made 被製成。
A little sweet,略甜。
Take 服。
Further trouble 另外的困難。
Arose 發生。
Pharmacy 藥房。
Dispensing 配藥。
*As irresponsible as*和...同樣地

不負責,和...同樣地馬虎。
Physicians 醫生。
Replace 替換。
Omit 刪除。
They might not possess,他們
也許沒有。
Consequently,後來,所以。
Comparatively 比較地。
Rather 相當地,頗。
Cost 費用。
Including the fare 包括車費。
Dispensing department 配藥
部。
Stomach-ache 胃病。
Was determined 決定。
However,不過,雖然。
Contained 含。
Not of the same taste 味不同
的。
According to 按照。
Curiously 奇怪地。
Adverse effect 惡劣的影響。
Noticed,察覺。

Considering 以爲...就...而言。
Acute 急性的。
In nature,在性質上。
As usual,如常。
Original pharmacy 原先的藥
房。
Had happened 發生。
In connection with 關於。
Reply 回答。
Perhaps 或許。
It was meant to say 意思是說。
Nothing wrong 沒有什麼錯。
Medicine proper,純藥 就是與
病有直接關係的藥品,例如藥
不過只有使藥甜一些的作用(它不
是 *medicine proper*)
After all 終究。
Puzzle 謎。
With two days water added
加了兩日份的水。
*A taste only half as strong
as it should be*,藥味只有正
常味道的一半。

Chinese Confident In Dollar

Two factors will influence the Chinese currency: the chang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foreign loan to China.

This was the opinion gathered from Chinese banking circles by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yesterday.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dollar was generally expressed.

The fall of the currency resulted from wild rumours of the evacuation of Hankow, it was reported. It was evident that speculators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depreciation of the dollar, according to these circles.

As had been repeatedly announc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war of resistance would not end even if Hankow should be lost to the Chinese, these circles pointed out. Although the outcome of Hankow defence should not affect the currenc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was playing an important part in China's monetary market.

In view of the serious effect the fall of the Chinese dollar has on foreign trade, possibility of a foreign loan to China was regarded as bright in these circles. Rumours of loan negotiations in America were branded to be unfounded. Britain was considered to be the nation from which such a loan most likely might be secured.—N. C.N.D.

Confident in dollar 信仰法幣。
Factors 原因。
Influence 影響。
Currency 金融。
Chang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政治的轉移。
Possibility of a foreign loan 外債的可能。
Opinion 意見。
Gathered 採訪。
Banking circles 銀行界。
Representative of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字林西報代表。
Generally expressed 一般地表示。

Fall of currency 貨幣低落。
Resulted from wild rumours 為謠言所致。
Evacuation 撤退。
Evident 很明顯的。
Speculators 投機家。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大有關係。
Depreciation of the dollar 法幣跌價。
Repeatedly announced 屢次聲明。
War of resistance 抗戰。
Pointed out 指陳。
Outcome 結局。

Defence 保衛。
Affect 影響。
Monetary market 金融市場。
In view of 鑒於。
Serious effect 嚴重的影響。
On foreign trade 對於外國貿易。
Regarded as bright 認為有一線希望。
Negotiations 接洽。
Branded to be unfounded 被斥為毫無根據。
Considered to be the nation 以為是那種國家。
Most likely might be secured 很像可以得到的。

Clearing Hankow Proves Difficult

Hankow, June 28.

With the general belief prevailing here that Hankow, Wuchang and Hanyang will be heavily bombed, perhaps even more severely than Canton, in the near future, the work of evacuating women, children and wounded soldiers from the Wuhan cities continues on a large scale.

While 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re doing everything in their power to evacuate as many as possible, the task is an extremely difficult one.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greater Wuhan

area, which includes Wuchang, Hankow and Hanyang, now has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2,000,000.

With limite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the authorities are able to evacuate only 8,000 persons per day, and it will take them six months to complete total evacuation.

It is realized, of course, that many persons will not evacuate because of the property they own in these cities or their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at many cannot evacuate because they do not possess the means.—Reuter

Clearing 清除。
Proves difficult 顯見不易。
General belief 一般相信。
Prevailing here 此間所流行的。
Wuchang 武昌。
Hanyang 漢陽。
Heavily bombed 大受轟炸。
More severely 更為厲害。
In the near future 最近的將來。
Work of evacuating 撤退工作。
Wounded soldiers 傷兵。
On a large scale 大規模的。

Government authorities 政府當局。
Doing everything in their power 盡其所能。
Task 工作。
Extremely difficult one 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Estimated 估計。
Greater Wuhan area 武漢市區。
Population 人口。
Limite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有限的交通工具。

Per day 每天。
It will take six months 要六個月時間。
Complete total evacuation 完全撤退。
Realized 已見到。
Of course 當然。
Property 產業。
Business interests 業務。
Not possess the means 沒有財力。

SELECTED NEWS

K. I.

For the sake of English rather than the news itself

Peace-makers Are Not Welcome

London, July 1.

"For reasons of prestige alone, the Japanese must attempt to take Hankow," declared General Chiang Kai-shek in an interview to a correspondent of the "Daily Express" which was published this morning.

Even should the Japanese be successful in occupying Hankow, General Chiang Kai-shek stated, this would not bring them any further as the Chinese would merely change the front so that the Japanese would encounter even greater difficulties.

The Generalissimo emphatically denied statements to the effect that the British, Italian, French, Swedish and Swiss envoys

would come to Hankow from Hongkong for the purpose of discussing an armistice. China, he declared, would never welcome or recognize endeavours by Britain or any other country to bring about a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so long as Chinese sovereignty is not completely restored. The determination on part of the entire nation to resist until an ultimate victory is won is increasing daily, he stated, and following one year of war, China's financial position is still favourable.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is such, the Generalissimo concluded, that they will never submit to suppression or domination by the Japanese.—Trans. Ocean

Peace-makers 和平使者。

Welcome 受歡迎的。

For reasons of prestige

alone 只不過爲面子關係。

Attempt to take Hankow 企

圖佔領漢口。

Correspondent 記者。

Daily Express 每日快報。

Successful in occupying 佔領

成功。

Bring them any further 給他

們任何便宜

Merely change the front 只不

過改變陣線。

Encounter even greater dif-

ficulties 也許遭遇更大的困難。

Emphatically denied 堅決否認。

Statements to the effect that

關於那種傳說。就是。

British 英的。

Italian 意的。

French 法的。

Swedish 瑞典的。

Swiss 瑞士的。

Envoys 外交使節。

For the purpose of discuss-

ing 目的在討論

Armistice 停戰。

Recognize 招呼。

Endeavour 努力。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戰事

終止。

Sovereignty 主權。

Completely restored 完全恢復。

Determination on part of

entire nation to resist 全

國決心抗戰。

Ultimate victory 最後勝利。

Increasing daily 與日俱增。

Following one year of war

經過一年戰事。

Financial condition 財政狀況。

Favourable 良好。

Spirit 精神。

Submit to 屈服於。

Suppression 壓迫。

Domination 控制。

Refugees Returning to Canton

Some of the refugees who recently left Canton for Hongkong and Macao are returning to Canton where conditions are becoming quiet again, Chinese reports from the south said yesterday.

Food and tea shops are permitted to remain open until midnight. Many shops which closed recently, are reopening. The

streets have been cleared of air raid debris.

The Refugee Relief Commission has been instructed by the authorities to provide refugees with food and lodging. Part of the refugees have been sent to Poloo to engage in land reclamation work, while 500 more are to be sent to Chukiang for a similar purpose.—N.C.D.N.

Refugee 難民。

Canton 廣州。

Recently 最近。

Hongkong 香港。

Macao 澳門。

Condition 情形。

Becoming quiet 漸見平靜。

Food and tea shops 茶館茶樓。

Permitted 准許。

Remain open 營業。

Reopening 復業。

Air raid debris 空襲的毀壞。

"debris" (法文)

Refugee Relief Commission

難民救濟會。

Instructed 接獲指令。

Authorities 當局。

Provide 供給。

Lodging 住宿。

Engage in land reclamation

work 從事墾荒。

For a similar purpose 爲了同

樣的目的。

版出近最 局書界世

戰時經濟

吳克剛編

全書六百餘頁 約四十萬字
 布面精裝實價 一元八角
 紙面洋裝實價 一元二角
 現售特價七折 郵費另加

近代戰爭的性質，與從前根本不同。不僅是軍隊的交戰，而且也是「經濟力」的爭鬥。端賴全國人民，通體合作，竭力減少消費，努力增進生產，充實國力，以謀持久。所包含的問題，異常複雜，而牽連的範圍，又十分廣泛。本書對於戰時軍火的如何充實，糧食的如何節用，財政的如何健全，捐稅的如何合理，交通的如何組織，物價的如何穩定，以及如何使全國人力充分利用，如何使社會組織儘量嚴密，如何使富人出錢，以籌戰爭費用，如何使閒人出力，以增抗戰力量……一切有關戰爭的經濟問題，均一一加以詳盡的敘述及討論。內容力求豐富，文字力求淺明，書後更附統計表五六十種，將各國戰時經濟的實況，明白顯示，使讀者一目了然。茲附目錄如下：

第一章	近代戰爭與戰時經濟	第十章	戰爭的經費
第二章	近代戰爭的經濟背景	第十一章	戰時財政的歷史
第三章	近代戰爭的經濟特點	第十二章	戰時公債
第四章	戰時的生產與消費	第十三章	戰時捐稅
第五章	各國戰時工業組織	第十四章	戰時財政方針
第六章	戰時糧食問題	第十五章	戰時的金融
第七章	戰時的商業與對外貿易	第十六章	戰時的幣制
第八章	戰時的物價	第十七章	侵略與抵抗
第九章	戰時的交通	附錄	統計表

蘇聯叢刊

系統編制 文字生動
 照相銅版 百廿八幅

蘇聯的五年計劃上
 蘇聯的農業改造
 蘇聯的建設事業
 蘇聯的軍備
 蘇聯的青年
 蘇聯的兒童
 蘇聯的婦女
 蘇聯的文學
 蘇聯的民眾生活
 中蘇關係的變遷

蘇聯的五年計劃上
 堅苦成功的蘇聯

每冊實價 一角八分
 合購全部 一元八角
 外埠郵費 照實計算

特價七折